# 四庫全書

子部

格物通卷四十

明 湛若水 撰

恤孤幼

詩小雅角弓騂騂角弓翩其反矣兄弟昏姻無胥遠矣

臣若水通曰此詩刺王不親九族也騂赤色角弓張之則張弛之則反以比兄弟不相親也長我者為兄少我者為弟昏姻內外親戚也胥相也凡人之情近則親遠則疎詩言角弓之騂騂其相反則翩然矣王

處兄弟骨肉之間昏姻戚屬之類庶幾尊其禄位同其好惡無為大相反相遠而不相親愛乎雖然堯典序堯德業之大亦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中庸九經親親亦本於脩身蓋親親之恩本於德德之盛者其親親德之薄者其親疎後世恩德衰薄至有身為天子極享富貴九族之中有孤寒微賤下同匹夫者曹植親為帝弟至有萁豆燃萁同根相煎之詠則其所厚者薄亦可知矣此角弓之所以作為薄骨肉者之

刺也夫惟行葦之詩乎其曰戚戚兄弟莫遠具邇所以篤親親之義也騂騂角弓翩其反而此所以恩義之薄也揆厥所自特由其心之不仁爾不仁故不知同根一體之義骨肉相殘何所不至哉故嘗觀憂羨之封而悲漢高無人君之度觀德昭之事而憫宋太宗之秉心亦已忍矣骨肉如此況他人乎

春秋昭公元年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臣若水通曰鍼者秦桓之愛子景之弟也書弟書出

奔晉者罪景之不友於弟至不能容於我土也夫為人兄者能念天顯念父母鞠子哀則必根於天性推其同氣之恩以慈其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共安富貴可也何至使之出奔乎雖為大被長枕共榻可也何至使之奔晉乎景也殘忍刻薄忮害同支使之出奔越境無異於路人此天倫所由壞也不然弗去懼選何為其母亦誨之耶春秋以能友責人兄故罪景以為後戒

禮記月令曰安萌芽養幼少存諸孤
臣若水通曰此仲春之政令也安者無摧折也存亦
安也萌芽草木之生意初發者幼少穉弱之嬰孩孤
者幼而無父之人也夫仁民而後愛物施恩之序也
今先萌芽者因萌芽而及幼少因幼少而及諸孤所
以對時而育物也
漢光武建武二年夏四月封兄縯子章為太原王興為
魯王

十三年二月以太原王章為齊公魯王興為魯公

十五年夏四月追諡兄縯為齊武公帝感縯功業不就撫育二子章興恩愛甚篤以其少貴欲令親吏事使章試守平陰令興緱氏令其後章遷梁郡太守興遷弘農太守

臣若水通曰光武之於兄子章興先封王矣由王而公由公而守令者何耶蓋先惑而後悟也孔子曰愛之能勿勞乎生而王之非所以至愛也光武撫兄二

孤盡恩至使降富貴親吏事試守令所以勞之非徧
獨之私矣愛之不亦深乎上恤孤則民不倍此光武
之所以中興而平天下也

漢和帝永元十五年夏四月甲子晦日有食之時帝遵
肅宗故事兄弟皆留京師有司以日食陰盛奏遣諸王
就國詔曰甲子之異責由一人諸王幼穉早離顧復弱
冠相育常有蓼莪凱風之哀選懦之恩知非國典且復
宿留

臣若水通曰和帝幼冲而能友愛兄弟宿留京師不以有司之請而少間蓋其親親之仁根於天性故如此彼蹀血禁門推刃同氣者獨何心哉

漢安帝建光元年初汝南薛包少有至行父母亡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治意所戀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破其產輙復賑給帝聞其名令公車特

徵至拜侍中包以死自乞有詔賜告歸加禮如毛義

臣若水通曰薛包孝友之行讓財之善皆由所安隱於無迹蓋有泰伯之風矣慈幼之道豈不為百世之師哉使人人能是則比屋有可封之俗矣安帝聞其名徵以公車加以殊禮其知風化之本也不亦善哉

宋文帝元嘉十八年春正月彭城王義康至豫章辭刺史甲辰以義康都督江交廣三州諸軍事前龍驤參軍巴東扶令育詣闕上表稱昔袁盎諫漢文帝曰淮南王

若道路遇霜露死陛下有殺弟之名文帝不用追悔無
及彭城王義康先朝之愛子陛下之次弟若有迷謬之
愆正可數之以善惡導之以義方奈何信疑似之嫌一
旦黜削遠送南垂草萊黔首皆為陛下痛之廬陵往事
足為龜鑑恐義康年窮命盡奄忽于南臣雖微賤竊為
陛下羞之陛下徒知惡枝之宜伐豈知伐枝之傷樹伏
願急詺義康返於京甸兄弟協和君臣輯睦則四海之
望塞多言之路絕矣何必司徒公揚州牧然後可以置

彭城王哉若臣所言於國為非請伏重誅以謝陛下表
奏即收付建康獄賜死

臣若水通曰孟軻稱孩提無不知愛親敬兄為人之良知良能所不慮而知不學而能者也曾參亦曰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是慈孝乃人之本心固有者也太帝於彭城王義康削黜遠投獨無良知良能乎及巴東扶令育之言宜悟矣而反殺之詩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帝果無人心矣哉

唐中宗神龍元年二月初武后誅唐宗室有才德者先死惟吳王恪之子鬱林侯千里褊躁無才又數獻符瑞故獨得免上即位立為成王拜左金吾大將軍武后所誅唐諸王妃主駙馬等皆無人葬埋子孫或流竄嶺表或拘囚歷年或逃匿民間為人傭保至是勅州縣求訪其柩以禮改葬追復官爵召其子孫使之承襲無子孫者為擇後置之既而宗室子孫相繼而至皆召見涕泣舞蹈各以親疎襲爵拜官有差

臣若水通曰孟軻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唐中宗

收宗室子孫於武后誅殘之餘死者禮葬生者襲封

仁慈之推燕及煢嫠澤逮枯骨不遺幽明矣既而幼

孤相繼名見涕泣舞蹈謂非仁心之感名哉

唐玄宗素友愛近世帝王莫能及初即位爲長枕大被

與兄弟同寢聽朝罷多從諸王遊在禁中拜跪如家人

禮飲食起居相與同之於殿中設五幄與諸王更處其

中謂之五王帳宋王成器尤恭慎未嘗議及時政與人

交結帝愈信重之故讒間之言無自而入

臣若水通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語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孝友根於天性惟孝故弟惟弟故慈惟慈故有刑于之化以及家邦皆推此仁而已矣明皇友愛之至而於兄弟寢食遊息動與之俱可謂篤於天顯者矣使能充是心而廣之慈以畜其子義以處其妻恩以逮其臣下則必不以讒殺其子不以嬖

黜其妻不以無罪殄戮臣下而疑忌宗室幽閉骨肉之事必無矣寧不為全德之主乎惜其明於此暗於彼不能學以充之也孟軻氏曰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君天下者可不念哉

唐文宗太和七年宰相李德裕言昔玄宗以臨淄王定内難自是疑忌宗室不令出閤天下議者皆以為幽閉骨肉虧傷人倫曏使天寳之末建中之初宗室散處方州雖未能安定王室尚可各全其生所以悉為安禄山

未泚所魚肉者由聚於一宫故也陛下誠因冊太子制書聽宗室年高屬踈者出閤且除諸州上佐使攜其男女出外婚嫁此則百年弊法一旦因陛下去之海内孰不欣悦帝曰兹事朕久知其不可方今諸王豈無賢才無所施爾八月庚寅冊太子因下制諸王自今以次出閣授緊望州刺史上佐竟以議所除官不决而罷

臣若水通曰三代之君所以分封同姓而布之天下各有寧宇蓋推一念之孝慈以及之爾非有所爲而

為也至於藩垣屏翰王室有頼焉唐明皇友愛兄弟枕被五帳起居與處此仁心矣至於疑忌宗室不令出閤是為能充其類也乎文宗聽德裕之言雖制諸王以次出閤而除官不決不可謂勇於為義者矣大抵玄宗之孝友兄弟有所為而發故不能推其恩文宗之制諸王有所牽而滯故不能遂其志使文宗決而行之雖不能如三代封建之制而刺史上佐猶可以盡其才能庶幾蕃其枝葉以固其本根則唐之祚

本支百世豈至傾覆相尋而卒無靈長之福哉

宋儒楊時云夫仁人之親愛其弟非徒富貴之而已亦必為之節之也富貴而不為之節使之驕慢陵僭以速禍敗則其親愛之也適所以害之爾

臣若水通曰孟子稱仁人之於弟親愛之而已又言舜封象於有庳富貴之也然必天子使吏治其國不得暴彼民焉故愛弟者如愛寶矣愛寶者必防護不使物壞焉愛之至也後世之為宗室者以驕慢陵僭

而受誅者多矣是皆不能防慎之於始也是故聖人之於宗室也有愛之之仁有節之之義焉楊時之言蓋本於孟子而我國家之所已行者矣為宗藩者其尚深體仁義之愛也哉

國朝孝慈高皇后性慈惠嘗語諸王妃公主曰無功受福造化所惡吾與若屬被錦繡美飲食終日無所為當勤女工以報造物者太子諸王雖愛之甚篤勉令務學諄切懇至嘗曰汝父尊臨萬國身致太平亦由學以聚

之爾小子當思繼繼繩繩以不辱所生又曰汝輩異日有人民社稷之寄尤必積累忠厚乃可長世切不可自恃而不務德謂事有偶然也汝切識之諸王或以衣服器皿相尚者高皇后曰唐堯虞舜茅茨土階夏禹文王惡衣卑服汝父猶惡奢麗日夜憂勤以治天下汝輩無功錦衣玉食猶欲以服御相加何志氣不同如是乎惟當親師取友講論聖賢之學開明心志自無此氣習也

臣若水通曰孔子曰愛之能勿勞乎蓋愛之不得不

勞而勞之乃所謂愛之深也我孝慈高皇后性本慈惠故其訓戒太子諸王妃公主拳拳以勤女工務講學崇忠厚尚節儉而教之甚嚴豈非美質與孔子之意暗合歟臣謹錄之以為聖子神孫誦法之獻

永樂三年十月太宗皇帝賜諸王皇明祖訓且諭之曰皇考所以垂訓子孫至要之道具在此書朝廷常守之可以永安宗室藩王常守之可以長保富貴朝廷與藩王本同祖宗所出但能皆以祖宗之心為心則自然各

盡其道前代有帝王不能保全宗室者如宋太宗亦有宗室不能自保全者如周王監漢七國此皆是不能以祖宗之心為心朕與諸弟各勉之

臣若水通曰祖宗之於子孫如其心之於四肢百體無尺寸之膚不愛則無尺寸之膚不保全也惟其愛之也深則其慮之也至仰觀聖祖述創業之艱為皇明祖訓以詒孫子貽謀遠矣太宗文皇帝既以之賜諸王而又諭以保守之道焉其恤孤幼之仁至矣伏

惟聖子神孫以祖宗之心為心以其法為法則帝王
之業永保無疆矣
永樂二十二年十一月仁宗皇帝諭侍臣曰守成之主
動法祖宗斯鮮過舉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後
世嗣位者往往作聰明亂舊章而卒致喪敗可為鑒戒
朕十有餘歲侍太祖皇帝側親見作祖訓屢更改易而
後成書是時秦晉周世子皆在太祖閒暇即名太孫及
諸世子於前分條逐事委曲開諭之皆持身正家以至

治天下之要道為天子為藩王能每事遵守豈不福禄永遠者朕寤寐不忘今已命司禮監刊印將賜諸子及弟姪侍臣對曰陛下此心即太祖皇帝之心也

臣若水通曰盈成之世易至於驕肆也惟其愛之也深故其戒之也屢太宗文皇帝既以祖訓賜諸王矣及仁宗嗣位之初又命司禮監刊印賜諸子及弟姪嗚呼祖宗之心其愛子孫屢屢無窮有如此也為子孫者茍能推是心焉則家可齊矣家齊而國可治矣

於天下也何有伏惟聖明留心焉幸甚

格物通卷四十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格物通卷四十一至四十三

詳校官中書臣涂日煥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卲

謄録監生臣吴銓

格物通卷四十一

明　湛若水　撰

御臣妾上

易剥六五貫魚以宫人寵无不利

臣若水通曰剥卦一陽居衆陰之上陰受制於陽宫人受制於君也六五后也宫人之長也率其類如魚行之有序以承君之寵也妻道也治家有法而亂階不啓故無不利也非君子之刑于寡妻其能致宫人

之順序者如是哉

遯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

臣若水通曰九三下比二陰故有係累於遯之戒君子之於小人異類也遠之惟恐其不亟也有所係而遯之不速其為危道也必矣惟施之於臣妾則可爾臣妾非可遠也供使令者也以之畜臣妾恩以繫之則得其心而忠於上矣何也彼不知義而知恩也人君恩以御夫臣妾而不失其義焉則得矣

書周書伯冏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懐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祗若萬邦咸休

臣若水通曰此周穆王舉先王謹於僕御臣妾之事以命伯冏為太僕正也聰者無不聞明者無不見齊者齊一聖者通明忠者直也良者善也弼輔也辟君也欽敬也臧善也若順也休美也言文武之君既聰明齊聖而小大之臣又咸懐忠良如此似無待於侍

御僕從之承弼者然此時左右奔走皆得正人以承順正救之故於出入起居無時不敬號令無有不善故民敬順而國治美也夫文武君聖臣良尚有頼於侍御僕從之臣如此況其下者乎此穆王所以拳拳於伯冏之命也後世人主視此為賤品而不知擇曾不知朝夕與居氣體移養常必由之所謂潛消默奪於冥冥之中者為功甚多而明爭顯諫於昭昭之際抑末矣

伯冏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

臣若水通曰此亦穆王命伯冏之辭以見僕御之重也后君也諛佞順也臣即僕臣也自聖自以為聖也言僕臣之賢否係君德之輕重如此不可不擇其人也呂氏曰自古小人之敗君德為昏為虐為侈為縱啓其有極至於自聖猶若淺之為害穆王獨以是敝之者葢小人之蠱其君必使之虛美薫心傲然自聖

則謂人莫已若而欲予言莫之違然後法家拂士日遠而快意肆情之事亦莫或齟齬其間自聖之證既見而百疾從之昏虐侈縱皆其枝葉而不足論也呂氏之言可謂痛切著明為人君者可不深思而懲戒之乎

詩大雅瞻卬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為梟為鴟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惟婦寺

臣若水通曰此刺幽王嬖褒姒任奄人以致亂之詩也哲知也城猶國也哲婦葢指褒姒也長舌能多言者也寺奄人也言男正位乎外有哲則能立國婦人無所事哲哲則能傾人之城矣何者以為懿之哲婦則如鴟梟之陰惟有長舌多言足以為人之危階而禍亂由是而生矣然書曰胥教誨乃賢德之臣也若夫此人言語雖多殊無胥教胥誨之道其惟婦寺乎非特匪教誨而已非譖人之行則壞君之德也由是

言之有以知人主之御臣妾不可不明且遠也茍見之不明明之不遠則蔽於近而婦寺之言入之矣豈國家之福哉何也彼婦寺者出入宫掖探知主意常冀其言之或中以假竊威福之柄故甘言悲辭日浸潤於君側人主茍不明心察理聽而信之則變亂是非上名天災下速人禍皆自此始故曰昊天不惠邦國殄瘁幽王往事亦可鑒矣後世乃不此之鑒西漢去此未遠而王莽之禍起於外戚黨錮之亂萌於宦

官亦獨何哉成帝之優柔桓靈之暗弱其心之不明且遠無足怪矣然則人主之於臣妾奈何孔子曰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必莊以涖之慈以畜之明以斷之斯為得御之之道矣

春秋宣公十年齊崔氏出奔衛

臣若水通曰春秋書崔氏出奔衛譏齊君無御臣之道也臣下有罪則與衆棄之可也若其無罪恃國之紀綱而自立爾彼崔杼何為而奔衛也高固畏其逼

而逐之也使臣下以力相逐猶為御之有道乎抑不思高氏既得以逐崔氏則高氏之強不為崔氏乎曰然則何以書氏槩之於諸崔也崔杼既去國人宜可帖席矣君子則曰禍之生不生於生之之日崔氏之雄於齊者不獨一杼也盤根錯節終有蔓延之理鼠竄狐伏豈無竊窺之勢苟不預為之圖反噬之禍吾知其不免矣故春秋書崔氏以見為崔氏猶在也又以見强臣之宗類於崔氏皆當辨之早也

昭公五年宋華合比出奔衛

臣若水通曰書華合比出奔衛譏宋公之信讒失御臣妾之道也然則何以曰譏蓋華合比之奔衛宋寺人柳為之也坎牲埋書告以將納亡人之族此柳之中傷合比也宋公聽其言而逐之其心蔽矣嗚呼人君之心惟在於有養養生明明生斷明足以燭奸斷足以克愛雖有百寺人無能投其間矣否則昏淫縱欲日化於宦寵而莫之覺也敗亡之禍如秦之趙高

漢之恭顯唐之王守澄田令孜亦可以鑒矣

禮記曲禮曰國君不名卿老世婦大夫不名世臣姪娣士不名家相長妾

臣若水通曰御臣妾者莫大於禮禮達而分定故上下能相親而不亂也卿老者貴卿也世婦者兩媵也次夫人貴於妾者也世臣者父之臣也姪娣者妻之兄女及妹也長妾者妾之有子者也卿老也世臣也家相也外之佐也世婦也姪娣也長妾也內之佐也

不名之斯重之矣上重之而人不知自重者非人也人知自重而患不消事不成者未之有也内外之政舉而國不治者未之有也是故人君脩德行政不敢侮於臣妾焉

月令曰命奄尹申宫令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省婦事毋得淫雖有貴戚近習毋有不禁

臣若水通曰此仲冬之政令也奄尹群奄之長也宫令宫中之政令也重閉内外皆閉也淫者女工之過

巧也貴戚天子之姻族近習嬖倖者也重閉何也應天地之閉藏也省女工教陰静以養天地之静也是故御之得其道而禍亂不作矣

緇衣子曰邇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道也

臣若水通曰武王不泄邇葢謹之於狎侮也夫君德之成由於邇臣之習而民之所瞻又在夫人君之德也是故邇臣必得正直端莊之士道德純備之人以居之則規益既多而君之習染亦日與之化可以為

民之具瞻矣否則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此明王之所以必慎而御之也故程頤曰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薫陶德性是矣

周禮内宰以陰禮教六宫以陰禮教九嬪以婦職之法教九御使各有屬以作二事正其服禁其竒衺展其功緒

臣若水通曰古者明王之御臣妾非專威以制之也

蓋有禮以教之也教行則内治而姦亂不生故禮者禁於未然者也故六宫治内所以脩陰教也陰禮即陰教也六宫一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女御主之者一后也言教九嬪則夫人世婦在其中矣九御即女御也婦職之法組紃縫線之事也有屬以九九為屬也二事絲枲之事也正服禁奇衺展功緒所以作之也聖人之御臣妾可謂至矣

左傳昭公元年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

問疾叔向問焉子産曰僑聞之内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君子是以惡之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違此二者古之所慎也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今君内實有四姬焉其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為也已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

臣若水通曰娶同姓者瀆類嬖四姬者蠱心瀆類蠱心是侮於臣妾矣子産原晉平公之疾曰君内實有四姬又曰有省猶可足為人君處妾御者之法矣

國語晉語范文子曰昵私難必作

臣若水通曰文子晉大夫士燮也私嬖臣妾也昵顯也寵私必去舊去舊必作難書曰德盛不狎侮故私昵之恩聖人戒焉以其示天下以私也夫驕泰以昵厥私其何能久此文子祈死之詞示於宗祝御臣妾者勿寵私昵以釁難名禍焉

晉語陽畢曰行權不可以隱於私又曰行權隱於私則政不行政不行何以道民

臣若水通曰陽畢晉大夫穆侯唐叔八世之孫桓叔之父也以私恩隱蔽其罪無以正國也道訓也語有之法之不行自貴近者始自古威權不正多隱於私昵隱於私昵則政令不行矣焉有政令不行而可以為君乎平公患寇及身而不能忍於欒氏民何以威不能起瑕原韓魏而賞之民何以懐陽畢之論其忠於晉亦至矣為人君者欲行威令以畏天下者當自不隱於私昵始

漢文帝所幸慎夫人在禁中常與皇后同席坐袁盎引却慎夫人坐慎夫人怒上亦怒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既已立后慎夫人乃妾爾豈可與同坐哉陛下獨不見人彘乎上乃說召語慎夫人慎夫人賜盎金五十斤

臣若水通曰人君之御臣妾惟其正而已矣尊卑有序天下之至正也故人君愛其嬖妾不可過於寵幸寵幸之過是害之也人彘之禍憯矣人謂吕后殺之

而不知乃高祖殺之也然則盎之引卻愼夫人坐非

忠愛愼夫人者哉宜其賜金以酬之也

漢安帝建光元年夏四月帝以江京嘗迎帝於邸封都

鄉侯封李閏爲雍鄉侯閏京並遷中常侍京兼大長秋

與中常侍樊豐黄門令劉安鈎盾令陳達及王聖聖女

伯榮扇動内外競爲侈虐伯榮出入宫掖傳通姦賂司

徒楊震上疏曰女子小人近之喜遠之怨實爲難養宜

速出阿母令居外舍斷絶伯榮往來

臣若水通曰甚矣女子小人之難養也御之之道在恩嚴兼濟而已爾安帝不能用楊震之言不勝其閨京迎立之私恩寵過情溺於阿母乳哺之愛而伯榮潛通怙埶恣横甚至譛廢太子而不能辨安帝之柔闇嚴不勝恩一至於此吁可戒也哉

北魏明帝入宮以高道穆為御史中尉帝姊壽陽公主行犯清路赤棒卒呵之不止道穆令卒擊破其車公主泣訴於帝帝曰高中尉清直之士彼所行者公事豈可

以私責之也道道穆見帝帝曰家姊行路相犯極以爲愧
道穆免冠謝帝曰朕以愧卿卿何謝也
臣若水通曰剛正者御近臣之道也公主帝姊也高
道穆帝臣也臣呵帝姊容而自愧臣不以勢撓法君
不以情廢法可謂上下兩得其正矣惜乎穢后專權
君不得以有爲嗚呼人君剛德可少也哉
梁武帝大同十一年詔後宫貴妃以下衣不曳地
陳宣帝太建九年周詔後宫惟置妃二人世婦三人御

妻三人此外皆減之

臣若水通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也善反之則天理存焉梁武儉於服御周武約於宮嬪其資性蓋近道矣而不能充其類以御萬方聖學之功可少也哉後世號為英君誼辟往往溺情於奉御之私而不能自振者觀此亦可愧矣

唐高祖武德九年八月癸亥詔以宮女衆多幽閟可愍宜簡出之各歸親戚任其適人貞觀二年九月天少雨

中書舍人李百藥上言往年雖出宮人竊聞太上皇宮及掖庭宮人無用者尚多豈惟虛費衣食且陰氣鬱積亦足致旱上曰婦人幽閉深宮誠為可愍灑掃之餘亦何所用宜皆出之任求伉儷於是遣尚書左丞戴胄給事中杜正倫於掖庭西門簡出之前後所出三千餘人

臣若水通曰人君之御下在順其情而不逆爾聖王之治天下鳥獸魚鼈咸若夫物則亦有然者也而况於人乎人情之順逆取之已而已矣順其情則和逆

其情則乖和則和氣可致祥瑞可格而况於人乎乖則戾氣可致災異斯見而况於人乎昔者太王之興也内無怨女唐太宗之心猶太王乎後世頌其盛德焉人君之御宮妾可不法諸

唐太宗貞觀二年正月帝謂魏徵曰人主何為而明何為而暗對曰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昔堯清問下民故有苗之惡得以上聞舜明四目達四聰故共鯀驩兜不能蔽也秦二世偏信趙高以成望夷之禍梁武帝偏信朱

弁以取臺城之辱隋煬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閣之變是故人君兼聽廣納則貴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帝曰善

臣若水通曰帝王之御天下立於至公至明而已矣惟公故能兼聽惟明故能徧照其要在人君之一心爾心存天理則公公則明明則耳目不蔽於近習故書曰視遠惟明聽德惟聰太宗問明暗之辨而魏徵有兼聽偏信之對可謂當矣使太宗能因徵之言反

求於學存天理之公以明諸心焉則何隱弗燭何遠弗屆乎惜乎君臣之間徒知明暗之辨而不知本亦徒講説爾宜其明於此而或暗於彼漸不克終有以也夫

貞觀二年十二月壬午以黄門侍郎王珪為守侍中上嘗閒居與珪語有美人侍側上指示珪曰此廬江王瑗之姬也瑗殺其夫而納之珪避席曰陛下以廬江納之為是耶為非耶上曰殺人而取其妻卿何問是非對曰

昔齊桓公知郭公之所以亡由善善而不能用然棄其所言之人管仲以為無異於郭公今此美人尚在左右臣以為聖心是之也上悅即出之還其親族

臣若水通曰人君閨門之私至易溺也人臣房闥之私至難言也郢惲曰父不可得之於子君不可得之於臣而況臣之於君乎太宗之納美人而不知其為盧江殺夫之所致則惑矣然聞言即悟改過不吝非勇於從善者能之邪後世人臣之諫語及房闥人君

輙肆加責其愧於太宗遠矣有志脩身齊家者當於人言求之

貞觀十六年帝嘗指殿下樹愛之殿中監宇文士及從而譽之不已帝正色曰魏徵嘗勸我遠佞人我不知佞人為誰意疑是汝今果不謬士及叩頭謝

臣若水通曰孔子曰遠佞人又曰佞人殆蓋佞人者樂阿順事容悅使人君以徇欲為樂而忘理以從利為心而滅義人君於此不辨而遠之危亡之禍至不

旋踵矣太宗知宇文士及之佞而正色以折之可謂有御物之明者矣而不能即黜遠之以親正人講正學此太宗所以不得為純德之君也已

格物通卷四十一

格物通卷四十二

明　湛若水　撰

御臣妾下

唐中宗神龍元年八月戊申以水災求直言右衛騎曹參軍西河宋務光上疏以為水陰類臣妾之象恐後庭有干外朝之政者宜杜絶其萌

臣若水通曰君德以剛為主剛則陽陽則明剛明者御臣妾之道也臣妾陰類也水陰氣也務光上疏欲

杜絶宫闈預政之端以消水澇之變真確論也帝溺於衽席之愛終使政歸房帷天子拱手貽笑天下後世可謂之剛明矣乎端本善則之君其鑒之哉

唐玄宗開元十五年夏五月命妃嬪以下宫中育蠶欲使之知女功丁酉夏至賜貴近絲人一綟

臣若水通曰人勞則思思則善心生善心生則邪慝不作妃嬪群居飽食玩日玄宗命育蠶宫中使勤女工可謂御之有道矣夏至賜貴近絲人一綟皆女工

所給也然天實以後艷妃亂政何制御之不克終耶

故人君欲御下者當先御其心

玄宗開元十九年正月王毛仲賜死自是宦官勢益甚高力士尤為帝所寵信嘗曰力士上直吾寢則安故力士多留禁中稀至外第四方表奏皆先呈力士然後奏御事小力士即决之勢傾内外

臣若水通曰書稱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此言人君之御臣下不可假以威福之柄也明皇寵任力士而使

之省決章奏可謂威福下移矣故力士竊權怙寵而威福之作無所不至卒之引類植黨而貽禍無窮豈非明皇無御下之道所致乎

開元二十四年武惠妃譖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帝大怒以語宰相欲皆廢之張九齡諫曰陛下踐祚垂三十年太子諸王不離深宫日受聖訓天下之人皆慶陛下享國久長子孫蕃昌今三子皆已成人不聞大過陛下奈何一旦以無根之語喜怒之際盡廢之乎且太子天

下之本不可輕揺昔晉獻公聽驪姬之譖殺申生三世大亂漢武帝信江充之誣罪戾太子京城流血晉惠帝用賈后之譖廢愍懷太子中原塗炭隋文帝納獨孤后黜太子勇立煬帝遂失天下由此觀之不可不慎陛下必欲為此臣不敢奉詔帝不悅李林甫初無所言退而私謂宦官之貴幸者曰此主上家事何必問外人帝猶豫未決惠妃密使官奴牛貴兒謂九齡曰有廢必有興公為之援宰相可長處九齡叱之以其語白帝帝為之

動色故終九齡罷相太子得無動明年將廢太子帝召宰相謀之林甫對曰此陛下家事非臣等宜預帝意乃決

臣若水通曰甚矣邪佞之言入人主之腹心割骨肉之至愛故人主之御臣妾不可不慎也自古宮闈之禍亂多生於后妃嬖倖之讒譖雖以父子之愛出於天性猶能易之為寇讎而兵加骨肉焉英明之主名德之士往往墮其計中豈特明皇之於武惠妃欲廢

三子哉雖頼輔相忠直如九齡者維持於一時豈能終釋予

代宗優寵宦官奉使者不禁其求取嘗遣中使賜妃族還問所得頗少代宗不悅以為輕我命妃懼遽以私物償之由是中使公求賂遺無所忌憚宰相常貯錢於閤中每賜一物宣一旨無徒還者出使所歷州縣移文取貨與賦稅同皆重載而歸德宗素知其弊及即位遣中使邵光超賜李希烈旌節希烈贈之僕馬及縑七百疋

黄茗二百斤帝聞之怒杖趙六十而流之於是中使之未歸者皆潛棄所得於山谷雖與之莫敢受

臣若水通曰同一宦官也代宗縱之則賄賂公行德宗懲之則奸貪屏跡故人主於臣妾亦視其御之之道何如爾昔齊威王烹阿大夫為其善事左右以取譽也人徒知齊威之怒阿大夫而不知懲善事左右者也人徒知齊威之懲善事左右者而不知乃深懲所事左右之人也御臣妾之道齊威其得矣葢禄位

者人主之大柄毀譽者左右之利口故貪祿位者必取於譽言通譽言者必賂於左右今以譽言之至而推及於善事左右之奸而遂并誅焉威王之見卓矣代宗者乃獨賞善事而怒不善事何其謬於齊威也德宗懲之是矣不知異日白志貞竇文瑒之掌禁兵乃又授之以天下大柄自是數代子孫之廢置皆出其手血流禁庭而唐遂以亡何德宗之能明于其小而暗於其大哉故學術不可不講也

唐敬宗寶歴三年帝遊戲無度狎昵群小善擊毬好手搏禁軍及諸道爭獻力士又以錢萬緡付内園令名募力士晝夜不離側又好深夜自捕狐狸性復褊急力士或恃恩不遜輙配流籍沒宦官小過動遭捶撻皆怨且懼十二月辛丑帝夜獵還宫與宦官劉克明田務澄許文端及擊毬軍將蘇佐明王嘉憲石從寛閻惟直等二十八人飲酒帝酒酣入室更衣殿上燭忽滅蘇佐明等弑帝於室内劉克明等矯稱帝旨命翰林學士路隋草

遺制以絳王悟句當軍國事壬寅宣遺制絳王見宰相百官於紫宸外廡克明等欲易置內侍之執權者於是樞密使王守澄楊承和中尉魏從簡梁守謙定策以衙兵迎江王涵入宮發左右神策飛龍兵進討賊黨盡斬之克明赴井出而斬之絳王為亂兵所害癸卯以裴度攝冢宰百官謁見江王於紫宸殿外廡甲辰見諸軍使於少陽院乙巳文宗即位更名昂

臣若水通曰臣讀史至敬宗宮闈之變而嘆人主御

臣妾之道誠不可不講也孔子曰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傳者云莊以涖之慈以畜之然後能無二者之弊敬宗狎昵群小晝夜不離可謂近之矣擊毬手搏可謂莊乎動遭捶撻配流籍沒可謂慈乎不莊不慈可謂御臣妾之道乎宜其身弑國危而二日之間三易其主自開闢所無之禍變一時迭見嗚呼慘哉然裴度位居上相而身繫安危弑逆之賊而不能討廢置之謀而不能預噫敬宗

昏童殺身固其自取不足論也以度之勲德而有此

焉何耶春秋書趙盾弑其君以盾為正卿出不越境

入不討賊故弑君之罪不得辭焉若度者其能免春

秋之誅乎

文宗太和九年十一月帝與李訓鄭注謀誅中官訓及

王璠郭行餘李孝本羅立言誅中官不克訓出奔仇士

良等知帝預謀怨憤出不遜語帝慙懼不復言士良等

遣禁兵露刃出閤門逢人即殺死者千六百餘人横尸

流血狼籍塗地擒王涯賈餗舒元輿等繫兩軍或斬李訓首送京師左神策出兵三百人以李訓首引王涯王璠羅立言郭行餘右軍出兵三百人擁賈餗舒元輿李孝本獻於廟社徇於兩市命百官臨視斬於獨柳之下梟其首於興安門親屬無問親踈皆死孩穉無遺時數日之間殺生除拜皆決於兩中尉帝不預知鳳翔監軍斬鄭注獻其首梟之滅其族仇士良等各進階遷官自是天下事皆决於北司宰相行文書而已宦官氣益盛

迫脅天子下視宰相凌暴朝士如草芥焉

臣若水通曰人君之於臣妾在慎所以御之之術爾有曲突徙薪之防則無焦頭爛額之災禁兵之柄蓋人主授之則人主亦可得收之也宋初諸將之兵權亦不細也太祖以從容杯酒解之若無事然故在善御之而已爾苟能任賢擇相脩復紀綱罷中尉之設以還祖宗之舊左右權幸諭之以禍福不絕其富貴人心既安法官廷議公去渠魁餘皆罔治則弑君之

罪正逮下之恩乎蓋若良醫之去病病去而人不知乃兩得兼善矣不知出此而妄行邪謀禍亂愈熾惜矣其不講於御小人之術也

唐武宗會昌三年仇士良以左衛上將軍內侍監致仕其黨送歸私第士良教以固權寵之術曰天子不可令閒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他事然後吾輩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疏斥矣其黨拜謝而去

臣若水通曰仇士良愚君固寵之術人以為巧矣臣獨以為拙也拙於自謀也今夫同舟之人中道遇風濤之險雖在素所讎怨者猶同心共願其舟之不破何者蓋各自為也天下如一舟也君相者舟師之執柁者也勲戚臣庶内宦嬖近皆舟中之人也其濟其溺死生共之令仇士良乃教其黨類愚弄迷惑其人主是猶同舟者鴆毒其舟師俾破鑿其舟折毁其柁及舟溺身死而不悟然則士良之術巧乎拙乎害人

乎害已乎其黨慮不下千百人無一人靈覺者何也噫後世内外之臣不知此義而終日鑿舟自溺者多矣臣故附其説於御臣妾之後庶聞者亦當傾聽平心以共濟於大治也哉

會昌三年八月帝從容言文宗好聽外議諫官言事多不著名有如匿名書李德裕曰臣頃在中書文宗猶不爾此乃李訓鄭注教文宗以術御下遂成此風人主但當推誠任人有欺罔者威以明刑孰敢哉帝善之

臣若水通曰人主御下之道至誠而已矣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故上御之以誠則下亦以誠應之矣上御之以術則下亦以術應之矣訓注以術惑文宗文宗以術令臺諫上下内外一於術而誠信之風亡矣夫任術者未有不反殃其身者也識者蓋已先卜文宗訓注之不免矣人君御下之道可不以至誠為本乎

唐僖宗乾符二年帝之為晉王也小馬坊使田令孜有

寵及即位使知樞密遂擢為中尉帝時年十四專事遊戲政事一委令孜呼為阿父令孜頗讀書多巧數招權納賄除官及賜緋紫皆不關白於帝每見常自備米食兩盤與帝相對飲啗從容良久而退帝與內園小兒狎昵賞賜樂工伎兒所費動以萬計府藏空竭令孜說帝籍兩市商旅寶貨悉輸內庫有陳訴者付京兆杖殺之宰相以下鉗口莫敢言

臣若水通曰政權者人主御天下之術如太阿之柄

而以授人是反刃自戕也田令孜果何人斯僖宗使之知樞密擢中尉而政權一以委之且呼之為阿父與之以對食任其縱恣攬權納賄而不之禁非授之以太阿之柄乎卒之毒流中外而禍唐家國豈非僖宗之自貽也哉於乎履霜堅氷至君天下者誠不可不知慎其微也已

僖宗廣明元年二月左拾遺侯昌業以盜賊滿關東而帝不親政事專務遊戲賞賜無度田令孜專權無上天

文變異社稷將危上疏極諫帝大怒召昌業至內侍省賜死

臣若水通曰人主之於臣妾一失其御遂為邪佞所入本心蠱惑則是非黑白莫能辨矣僖宗之惑於田令孜天有顯戒人有顯懲臣有直言而不悟反殺之則御下之道於君德豈小也哉然昌業於唐室之將危而上疏極諫其忠足稱矣事之無益而徒以殺身悲夫范祖禹謂其忠而未仁臣則謂其忠而未智也

於乎惜哉

昭宗天復元年六月崔胤請帝盡誅宦官宦官屬耳頗聞之韓全誨等涕泣求哀於帝帝乃令胤百事密封疏以聞勿口奏宦官求美女知書者數人內之宮中陰令伺察其事盡得胤密謀全誨等大懼每宴聚流涕相訣日夜謀所以去胤之術時胤領三司使全誨等教禁軍諠譁訴胤減損冬衣帝不得已解胤鹽鐵使時朱全忠李茂貞各有挾天子令諸侯之意全忠欲帝幸東都茂

貞欲帝幸鳳翔胤知謀泄急遣朱全忠書稱被詔令全忠以兵迎車駕且言上反正公之力而鳳翔入朝引功自歸今不速至必成罪豈惟功為他人所有且見征討全忠得書十月舉兵發大梁全忠至河中表請車駕幸東都京城大駭士民亡竄山谷百官皆不入朝十一月壬子全誨等陳兵殿前奏曰全忠以大兵逼京師欲刼天子幸洛陽求傳禪臣等請陛下幸鳳翔收兵拒之帝不許仗劍登乞巧樓全誨等急即火其下帝降樓乃與

皇后妃嬪諸王百餘人皆上馬慟哭聲不絕全誨等遂火宮城壬戌車駕至鳳翔二年六月全忠敗李茂貞之師于虢縣之北進軍攻鳳翔九月全忠圍鳳翔十月茂貞出兵擊之又敗還汴軍每夜鳴鼓角城中地如動是冬大雪城中食盡凍餒死者不可勝計或卧未死肉已為人所冎市中賣人肉斤直錢百犬肉直錢五百茂貞儲偫亦竭以犬彘供御膳帝鬻御衣及小皇子衣於市以充用削漬松柹以飼御馬十二月帝名李茂貞等食

議與朱全忠和帝曰十六宅諸王以下凍餒死者日有數人在内諸王及公主妃嬪一日食粥一日食湯餅今已竭矣卿等意如何皆不對帝曰速當和解爾

三年正月茂貞請誅韓全誨等與朱全忠和奉車駕還京帝即遣内養帥鳳翔卒四十人收全誨等斬之以第五可範仇承坦為左右軍中尉王知古楊虔朗為樞密使是夕又斬李繼筠等十六人遣使囊全誨等首以示全忠時鳳翔所誅宦官已七十三人全忠使京兆捕九

十人甲子帝幸全忠營巳巳入長安庚午崔胤奏誅宦官是日全忠以兵驅第五可範以下數百人於内侍省盡殺之寃號之聲徹於内外其出使者詔所在捕誅之止留黄衣幼弱者三十人以備灑掃帝愍可範等咸無罪為文祭之自是宣傳詔命皆以宫人其兩軍内外八鎮兵悉屬六軍以崔胤兼判六軍十二衛

臣若水通曰有唐宦官之禍慘矣人皆以宦官之擅權而不知德宗以下諸君假之權也及其敗也人皆

以宦官之自取而不知德宗以下諸君假之權實殺之也蓋權莫大於征伐而彼典禁兵矣事莫重於廢置而彼專予奪矣故始也與南司水火而已其既也呼天子為負義門生愛則非次而立之惡則改慮而除之至僖昭而極矣然天道好還逆甚失速邠岐之託雖親宣武之勢實熾至是天子祈請而二虜交歡反本窮源則惟宦者之是誅爾一舉而誅七十再舉而誅九十三舉而誅數百而在省者瀦其宮出使者

梟諸驛號聲動地而諸帝之寃雪矣衆正之氣伸矣萬民之憤紓矣然而宦官非能自擅也諸君失御之之術而以權假之也諸君假之權而使伏誅非諸君殺之而何哉使其徒知足安分而以忠謹自保亦將福禄攸同而何至此極也吁

宋儒程頤舊在講筵説論語南容三復白圭處内臣帖却容字因問之内臣云是上舊名先生講罷因説適来臣講書見内臣帖却容字夫人主處天下之尊居億兆

之上只嫌怕人尊奉過當便生驕心是皆左右近習之人養成之也嘗觀仁宗時宮嬪謂正月為初月蒸餅為炊餅皆此類請自後只諱正名不諱嫌名及舊名

臣若水通曰書云位不期驕非止自驕也乃左右驕之斯自驕矣人君至尊且貴尤易至於驕也近正人明正學猶恐不免而况溺於臣妾者乎夫臣妾志在要寵凡可以諛悅者無所不至人主不可不察焉程頤之言可謂中古今之病者伏惟皇上三復之

程頤在講筵每講一處有以開導人主之心者便說始初内臣宫嬪們皆携筆在後抄録後来見說着佞人之類皆惡之吕微仲使人言令後且不可傷觸人范祖禹云但不道著名字儘說不妨

臣若水通曰昔鄭莊公縱其弟叔段之驕横以及於誅君子以為莊公之薄於其弟夫愛而節之愛之至也然則人主節宦官之權横非惡之也乃所以愛而保全其富貴爾儒臣之以是進講於君非惡宦官也

乃所以欲君節而全之謂非愛之不可也爲宦官者
聞其言而惡之是惡其人之愛已也不亦誤乎人主
御臣妾之道不可不辨好惡之實焉
楊時上欽宗皇帝書畧曰臣竊考自古奄人用事未有
無後患者漢之竇武何進以肺腑之親因天下怨怒收
攬英豪如李膺陳蕃諸人共起而誅之卒不勝皆駢頸
受戮唐之昭宗信狎宦者至東宫之幽其為歴世之禍
大矣

臣若水通曰人主之於宦官嬖倖之人誠不可不善其制御之術也御之不得其術縱之則至於文昭廢主之禍攻之則至於何竇諸人駢頸之戮兩敗俱傷其機始於一念爾語曰前車覆後車戒然則後之人君御之之道如何則可亦在慈嚴兼盡仁義並行爾與之以富貴而不假之以威權夫然後為嚴慈仁義兩得也

朱熹曰宮闈之内端莊齊肅后妃有關雎之徳後宮無

盛色之譏貫魚順序而無一人敢恃恩私以亂典常納賄賂而行請謁此則家之正也退朝之後從容燕息貴戚近臣攜僕奄尹陪侍左右各恭其職而上憚不惡之嚴下謹戴盆之戒無一人敢通內外竊威福招權市寵以紊朝政此則左右之正也

臣若水通曰臣妾狎恩恃愛甚為難處者也近則不孫遠則怨御之不外乎中正之道焉爾中正之道在正心始心正身脩則恩威兩盡矣於御臣妾也何有

伏惟皇上立中道以御下幸甚

元城劉安世曰雖大無道之君亦惡亂亡而明皇中材之主知姦邪而用之何也曰此蔽於左右之佞幸爾蓋所謂佞幸者嬪御也內臣也戚里也幸臣也此皆在人主左右而可以進言者也

臣若水通曰人君之蔽於近習非近習能蔽之也自蔽也由於御之無道則臣妾得以肆其奸而曲投所好是以不覺其入而信之深也故夫人君之德莫大

乎剛明剛足以斷明足以照則衆邪無以遁其情而畏服之矣唐明皇任用姦邪而不能去者得非不剛不明而私愛有以蔽之也耶

國朝洪武元年三月辛未上命翰林儒臣脩女戒謂學士朱升等曰治天下者脩身為本正家為先正家之道始於謹夫婦后妃雖母儀天下然不可使預政事至於嬪嬙之屬不過備職事侍巾櫛若寵之太過則恐犯分上下失序觀歴代宫闈政由内出鮮有不為禍亂者也

夫內嬖惑人甚於鴆毒惟賢明之主能察之於未然其他未有不為所惑者卿等為我述女戒及古賢妃之事可為法者使後世子孫知所持守

臣若水通曰自古宮闈之變非但后妃爾亦雜出於嬖妾之人所以然者蓋由創業之君私愛寵嬖不能脩身正家以立法垂訓也我皇祖知其然乃脩女戒以訓內宮且曰后妃不預政事嬪嬙備職巾櫛凜然而不可犯者御臣妾之道備矣大哉聖言其即文王

刑于寡妻之教也聖子神孫以皇祖之心為心不牽於私愛則宮闈和敬天下太平豈不為有道之世也哉

天順初副都御史年富被石亨姪彪奏自大同逮繫至京英宗問學士李賢曰此人何如對曰行事公道能革宿弊上曰必石彪被阻不遂其私爾名錦衣衛推問明白已而進狀果不實賢請遣人體勘庶不枉人上曰然乃遣給事中郎中二人又曰再遣武職一人不然縱得

其實彼必以為回護賢曰陛下所慮極是勘回果無實
富得致仕而歸
臣若水通曰人君御下之道在於明明則讒邪無所
遁其情彪奏年富欲以逞報怨之私而英宗皇帝即
詢於賢輔導又審於三人之勘則彪之讒譖無所投
而後之為彪之奸者可息矣得非御臣妾之要道乎
英宗皇帝留心政務漸覺左右招權納賂之非嘗謂李
賢曰為之柰何賢謂人君之權不可下移果能自攬彼

之勢自消惟此為良法其私情既不得行趨附之人漸亦少矣上以為然且曰無此相礙何事不順吾早辰拜天謁祖畢視朝後閲章奏易決者即批出可議者送先生處參決賢曰臣等所見不到更望再加詳審斟酌然後施行上曰然左右乃曰此等章奏何必一一親覽亦不必送與閣下看且曰差便差到底奸邪不忠如此賢曰惟陛下明見

臣若水通曰臣妾之柔佞縱之則驕激之則變漢唐

之迹可鑒矣李賢謂果能攬權彼勢自消其真得御臣妾之道乎使唐德宗諸君而知出此則上無廢置之禍下無殺戮之慘而上下安寧保全福慶矣

格物通卷四十二

格物通卷四十三

明 湛若水 撰

治國格凡七目

事君使臣　立教興化　事長慈幼

使衆臨民　正朝廷　正百官

正萬民

臣若水序曰治國何以言格物也程頤曰格者至也物者理也至其理乃格物也至也者知行並進之功

也於國焉而至之也至其在國之理也故大學治國章以孝弟慈以心以仁讓以恕言之吾心感應乎國之理也是故事君使臣也立教興化也事長慈幼也使衆臨民也正朝廷也正百官也正萬民也皆國之事理也人主讀是編焉感通吾心治國之理念念而知於斯存存而行於斯以有諸已則格物之功庶乎於治國而盡之矣

事君使臣上

易坤文言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臣若水通曰此文言釋坤六三爻辭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之義也六三以陰居陽以柔順之美德闇然而不著晦其美者也然已居下之上近君之位故或出而從王之事亦以柔順之德弗敢專其功者其分則然也如地承天之施而成其功不敢專其資始者也如妻從夫之命以治其事无攸遂而不敢

專其家者也蓋臣之於君宣化承流欽若君之命而不敢專制其國也故三之始无成者事君之忠也繼代而有終者效已之能也亦忠也人臣事君之義當以六三為正

比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臣若水通曰此比卦之象比卦坎上坤下為地上有水之象物之相親者莫如水與地蓋水地一體也君子觀水地比之象建萬國親諸侯親之為言君臣一

體者也書曰百姓不親大學曰在親民聖人之心豈不欲盡親天下之民而天下之民不可以一人親比也裂天下而分建諸侯之國與賢者能者共之使各比其民諸侯既建則有巡狩述職朝聘往来之禮而上下相交則諸侯親矣諸侯親則德意流通有以宣上之德親天下於無間也故封建興而君臣比君臣比而天下皆比矣柳宗元謂封建非聖人之意者豈足以語治天下之道哉

比六四外比之貞吉象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

臣若水通曰四與内之初不相應外比近於五而五

比之以六居四固為得正又君臣相與之正乃得貞

正而吉也象又釋爻辭之義言外比而貞吉者葢以

五陽剛中正賢也居尊位在上也四之親賢從上所

以為貞吉也葢君臣相遇難矣四之比五雖以下從

上正也而以己之正事君之賢亦正也仕適其可又

正也志可大行而澤可遠施非吉而何茍非其君之

賢凶且不免矣而況吉乎故君臣相遇自古為難事
君者如四之比五吉之道也
泰象曰泰小往大来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
下交而其志同也
臣若水通曰此泰卦之彖辭坤陰在外乾陽在内有
小往大来之象陰為小陽為大往来者陰陽之交吉
而亨泰之道也以言乎天地則陽氣降而陰氣升二
氣絪緼萬物化生矣以言乎君臣則君不負其勢而

下交於臣臣不負其能而上交於君咸有一德而志意之相孚明良之會也夫天地交者氣化之泰也君臣交者人事之泰也氣化人事相為致泰其唐虞三代之盛而後世不可復也已非不可復也君臣之分雖存而志通者鮮矣若不相疑而相契則以人事而挽氣化之隆孰謂泰之不復見耶

大有九三公用享于天子小人弗克

臣若水通曰九三剛而得正居下之上在下而居人

之上為公侯賢德之象也五居尊位為天子之象也
公侯上承天子其朝聘獻享之典固其禮之常也而
賢者愛君之誠忘巳之私以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巳之富盛皆天子之有也故享其有於天子不敢私
其利敬之至也小人惟無其德則以為巳私而不能
如九三之享矣雖然小人之不能享則其忠君愛國
之誠可知矣終亦豈能以獨享其有哉
坎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

臣若水通曰六四以陰居陰爲以正近君之臣也故能質實結信而因明悟君也在險之時君臣最貴相合也於此時尤不宜華飾惟當純誠質實以孚於君如燕享之禮惟用一樽之酒則至誠一而不分矣惟用二簋之食而復用瓦缶之器則至敬質而不飾矣以誠敬感君之心其有不孚乎至於進結於君之道亟攻其蔽則蔽益深惟通其所明則聰明易發牖在暗室爲開明之處因其明處而結納焉則暗者以明

矣因明以悟君心君心其有不悟乎如是則君臣道
合而險可濟矣其事君之忠盡矣終何咎焉
睽九二遇主于巷无咎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臣若水通曰睽卦上離火下兌澤二體相背故為睽
然二與五為正應相與故於睽之中又有終遇之理
九二以陽剛居中而上遇六五柔中之君故未為失
道也葢君臣之分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也君或睽
於臣下臣不可以自外於君故如巷之委曲以遇之

而不失其正非枉已以求合也若拘固於常道則終不遇矣變而通之旁行而不流委曲以期乎君之遇也非過也臣事君之道也君臣道合而濟睽之功大矣夫何咎焉

蹇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象曰王臣蹇蹇終無尤也臣若水通曰臣之事君致身以濟難忠而已矣六二具中正之德故能於蹇難之時竭忠於君而忘其身如此夫主憂臣辱主辱臣死竭力以脫君於險蹇而

又蹇不有其身傳曰主爾忘身公爾忘私其志盡忠故終無尤罪之者矣諸葛亮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成敗利鈍非臣之愚所能逆睹也其意正與此合忠義之氣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豈但無尤而已哉

書虞書大禹謨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臣若水通曰此史臣記大禹陳謨於帝舜之言也命教也祗敬也帝謂舜也史臣言大禹當文命四敷東

漸西被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之時猶陳其謨以敬承于舜以為為君不敢易其為君之道為臣不敢易其為臣之道君臣交相責難則政事乃能脩治而黎民速於從上之德教矣夫文命四敷禹之功可謂大矣然猶且陳謨于舜欲君臣克艱共相警戒此君臣所以各盡其道聖之所以益聖治之所以益隆也後之君臣可不鑒哉

益稷舜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

臣若水通曰此帝舜命大臣輔已之言也帝舜言我有違戾於道汝當弼正其失汝無面諛以為是而背毁以為非不可不敬爾鄰之職也臣謂面從者非惟不能正君之失且將長君之惡矣退有後言者則是心非腹誹怨謗其君者罪莫大焉舜大聖人宜無違可弼也猶拳拳責望於禹如此况庸常之君乎後世人君以面從為忠愛以面折為誹謗遂至忠言不聞聰明日蔽自取喪亡而不悟可不戒哉

益稷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熈哉臯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

臣若水通曰此乃帝舜與臯陶賡歌相責難之詞庸用也歌詩歌也勑戒勑也幾事之微也股肱臣也元首君也熈廣也拜手稽首者首至手又至地也大言

而疾曰颺率總率也屢數也賡續載成也續帝歌而成其義也帝拜者重其禮也俞者然戒言也惟時者無時而不戒勑也惟幾者無事而不戒勑也帝舜用作歌先述其所以歌之意以為天命無常理亂安危相為倚伏今雖治定功成禮備樂和然頃刻敬畏之不存則怠惰之所自起所以無時而不戒謹也毫髮幾微之不察則禍患之所自生所以無事而不戒謹也舜既言此乃作歌言人臣為君之股肱樂於趨事

赴工則人君之治為之興起而百官之功皆廣矣臯陶聞舜之歌遂拜手稽首大言之述其所以賡歌之意以為人君為臣之元首當總率群臣以起事功又必謹其所守之法度蓋樂於興事易至於紛更故深戒之欲其不可不敬也又言既興事而又數考其成如日省月試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則有課功覈實之效而無誕慢欺蔽之失此又不可不敬也故兩言欽哉者興事考成二者皆所當深敬而不可忽者

也臯陶既言此乃賡歌言君明則臣良而衆事皆安
所以勸之也君行臣職煩瑣細碎則臣必懈怠不肯
任事而萬事廢壞所以戒之也帝舜又拜而然之曰
汝當往治其職不可不敬也夫有虞之治君明臣良
治化隆盛之至矣而舜作歌以責難於臣臯陶賡歌
以責難於君君臣之相責難者如此此有虞之時聖
之所以益聖而治之所以益隆也欽洪惟我太祖高
皇帝君臣同遊相與交孚之盛垂訓簡冊伏望聖明

近修祖宗之典遠法唐虞之隆日名賢臣相與責難以成光明正大之德業天下幸甚

商書說命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

臣若水通曰高宗以伊尹望傅說故舉伊尹自任之言告之也夫君道至堯舜而止故昔先正伊尹之為保衡作興我先王成湯之治乃自期責曰事君而不能使吾君為堯舜之君則臣職猶未盡故其心愧恥

若撻之於市然其志大矣厥後成湯聖敬日躋功格
皇天可以追蹤堯舜則伊尹之心果無愧矣世之事
君者當法伊尹責難其君後之使臣者當以伊尹責
望其臣然後君臣之道盡
周書君奭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
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
臣若水通曰此周公舉五臣之輔文王者留名公也
言亦惟天佑文王者純一蓋以虢叔閎夭散宜生太

顛南宫适如是秉德之臣廸知天威秉者執持之意德者心之天理天理有之於已則能知天之所為故曰廸知天威廸知者實知而非測度聞見之知也以是昭明文王啟廸其德使著見於上覆冒於下而升聞于上帝惟是之故遂能受有殷之天命也夫秉德之臣有係於君德有關於上下天命如此之重則後之人君使臣其可忽諸

詩小雅四牡四牡騑騑周道倭遲豈不懐歸王事靡盬

我心傷悲

臣若水通曰此君勞使臣之詩也君之使臣臣之事君以禮以忠而已四牡之詩其上下之交盡乎君臣相與一心也故燕享之際作詩述其臣奉使之勞言駕騑騑之四牡馳倭遲之周道斯時也使臣豈無懐其室家父母之心但以王事不可以不堅而我心則傷悲矣夫君臣各盡其道者也臣之奉使也驅馳道路而不敢自以為勞臣何心哉君之遣使也叙情憫

勞而不敢自以為安君何心哉臣則曰奔走王事吾之職也吾盡吾職所以盡吾為臣之心也君則曰誠心體下吾之責也吾盡吾責所以盡吾為君之心也臣盡其臣之心則事君以忠矣君盡其君之心則使臣以禮矣君臣上下各盡其道此周之盛時所以臣無曠職君無少恩庶績咸熙有自来矣豈若後世君無體悉之誠臣無奉公之敬是以君臣離心而德業不成也歟

大雅烝民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

臣若水通曰此詩美山甫之盡職也肅肅嚴也將奉行也若順也順否猶臧否明謂明於理哲謂察於事解怠也一人天子也詩言山甫謹於承王之嚴命而邦國臧與否則山甫明之非但明而已又哲而明之盡于以保其身而又夙夜匪解盡心力以事天子焉夙夜匪解者此心之敬無間於朝夕也葢人臣事君

之不忠者豈有他哉皆由此心之不敬不敬則懈心生懈心一生則此心之天理不存凡所以欺君罔上鰥官竊禄鄙夫之事何所不為哉故敬也者人臣所以事君之本也誠使此心常存天理乾乾而不懈則有以見夫國家之事凡其勢之所可為力之所能為者皆臣子之分所當為鞠躬盡力死而後已為之無不盡矣寧肯隳厥職哉雖然臣固不可以不敬君亦不可以不仁仁則明明則有以辨邪佞察忠直而不

失其所以為敬苟不仁則不明不明則將以奔走承順為恭而以責難陳善為非敬邪佞日親忠直遠矣甚非社稷生民之福也故不敬則當責之臣不仁尤當責諸君

春秋隱公四年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臣若水通曰翬公子翬也書翬帥師譏不臣也諸侯謀伐鄭宋公來乞師隱公不許翬主兵請以兵會公不許固請以行無君之心也孔子告哀公君使臣以

禮臣事君以忠翬主兵方命而固請以兵會宋是謂無君不忠隱公平日不能御臣而使之擅權自恣是謂縱下無禮春秋書翬帥師則君不君臣不臣之罪其間不能以寸矣此鍾巫之難所以不能免也有國者可不慎乎

閔公元年冬齊仲孫來

臣若水通曰仲孫齊之大夫也來者來魯也胡安國云不稱使而曰來者畧其君臣之常詞以見桓公使

臣不以禮仲孫事君不以忠也臣謂使齊侯以魯有弒逆之難苟存憂恤之誠必脩方伯之職聲罪以奉天討可也而使仲孫來省難得無幸災樂禍之心窺亂取國之謀乎則使臣非以禮矣使仲孫誠以不去慶父魯難未已苟存責難之忠必勸其君急魯國之難脩請討之禮可也而仗義之言未聞得無使君忘恤鄰之典有緩追逸賊之心乎則事君非以忠矣至使慶父稔惡閔公再弒則桓公與仲孫始謀不臧之

所致爾直書齊仲孫來文譏之也

禮記曲禮為大臣之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

臣若水通曰此言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之義也

不顯諫者即易所謂納約自牖書所謂爾有嘉謀嘉

猷入告爾后于内孔子所謂吾其從諷諫之意三諫

反覆不一之意也逃謂隱而去其位也夫既曰不顯

諫則其諫也深矣諫而至於三則其諫也數矣如是

而不聽又不能去則為貪位慕禄斯必至於辱矣此

臣之所以必於逃也嗚呼忠臣愛君豈願至此為人
君使其臣逃而去之亦危矣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
瘁是可不為之寒心哉
少儀為人臣下者有諫而無訕有亡而無疾頌而無諂
諫而無驕怠則張而相之廢則埽而更之謂之社稷之
役
臣若水通曰人臣之事君君有過諫之使止可也過
而至於訕之則不恭矣諫不從逃而去之可也過而

疾之則太傷矣頌而無諂則所頌為公諫而無驕則所諫為正志怠則張大而相之事廢則埽蕩而更之皆有功於社稷者也是之謂社稷之臣雖然漢武帝知汲黯為社稷之臣而使之終卧淮陽唐太宗謂蕭瑀為社稷之臣而不免溺於戴巳故忠君者固在乎臣而容臣者尤在乎君也

表記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故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禄不以大言受小禄

臣若水通曰大言者言之所關者大大本大原如正君心之非是也小言者言之所關者小一事一物如用人行政之間是也所存者小則言不可强而大故不受大祿所存者大則言不能貶而小故不受小祿亦各稱其德而已矣

緇衣子曰為上可望而知也為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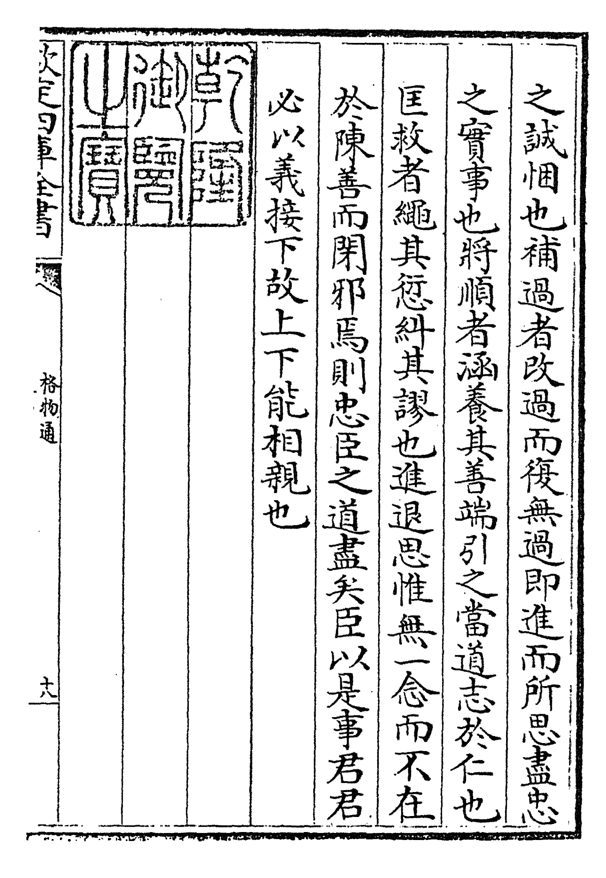
臣若水通曰陳澔曰君之待臣表裏如一故曰可望

而知臣之事君一由忠誠其職業皆可稱述而記志此所以上下之間不疑不惑也臣謂可望而知則人君正大光明之氣象可想矣可述而志則人臣德政純懿之情狀可見矣君臣相遇如此豈非千古之一大快哉

孝經孝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

臣若水通曰盡忠者盡心而不欺即退而所思補過

之誠悃也補過者改過而復無過即進而所思盡忠之實事也將順者涵養其善端引之當道志於仁也匡救者繩其愆糾其謬也進退思惟無一念而不在於陳善而閑邪焉則忠臣之道盡矣臣以是事君君必以義接下故上下能相親也



格物通卷四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格物通 卷四十四至四十六

詳校官中書臣涂日煥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卲

校對官中書臣朱　炘

謄錄監生臣吳　銓

謄錄監生臣羅允文

格物通卷四十四

明 湛若水 撰

事君使臣中

論語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臣若水通曰禮是天理之見於實事者忠是天理之發於實心者定公之時君弱臣強上下無道使臣事君之間亦有所感而發也故孔子告之以此葢君之

所使於臣之事必其天理之所當為而非所不當為而為者斯乃謂之禮則臣必可奉行矣臣之所事於君之道必由於天理之正而非罔所不正以為正者斯乃謂之忠則君必無過矣然天理一而已矣上以禮感下以忠應有不可誣者君禮臣忠則各盡其道上下交而為泰矣堯舜之克艱亦不過如此聖人之言真萬世君臣之龜鑑歟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臣若水通曰大臣即是大人爲之所養者大故其德業亦大所謂大者道是也所謂道者天理是也大臣以此事其君引之當道格其心而志於仁若其言之不聽諫之不行則道有不合矣則去之而不苟留也是其仕也以道止也以道樂則行之憂則違之進退以道確乎而不可拔矣故嘗論之以道事君者固愛君也不合而去者亦所以愛其君也何也道不合而弗去則將苟焉以徇利是使君輕視其臣謂可以利

寵絡之也君而輕視其臣何所不至惟大臣者能以道為去就則足以起其君敬畏之心君而有敬畏之心則大臣雖退猶進也雖去猶留也是之謂愛君之道夫子之不許由求以其無大人之學爾若顔曾冉閔者其人乎惜乎魯之君臣莫能用也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臣若水通曰犯謂犯顔諫諍也欺謂所犯之言或有不由其誠不當於理而猶涉於欺罔也禮曰事君有

犯而無隱書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則事君固貴於面折犯顔然而不免有欺君罔上之言雜乎其間則固已得罪於君又得罪於天矣雖能犯而亦何取故孔子告子路以有勿欺之心而犯則忠直並行而事君之道盡矣後之為臣犯則往往有之或由於好名或由於附勢凡有所為而為則欺君之罪已先不能免矣何以望其君之感悟哉

孟子曰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

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

臣若水通曰孟子此言堯舜為君臣盡人倫之至所以曉告當時君臣取法之也夫堯以道治民君道之至也舜以道事君臣道之至也道者天理是也為君而未至於堯是君道猶有未盡也故猶為賊害其民為臣而未至於舜是臣道猶有未盡也故猶有不敬其君慢君賊民則無道極矣可不懼哉夫後世之為

君者與堯之為君同此心也同此理也後世之為臣者與舜之為臣亦同此心也同此理也何後世之為君臣者其去堯舜之君臣若是相遠哉盡心與不盡心爾伏惟聖明求諸臣知堯舜之心學者而講習之焉則君臣咸有一德而堯舜之治可幾矣

左傳僖公九年初晉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

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息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里克殺奚齊荀息立公子卓里克殺之荀息死之

臣若水通曰荀息之死於所事為忠不食所言為信而公利必為往來耦俱蓋其忠貞之小者固不論也若息者庶可以為事君之法矣後或從而玷之臣不

知也

僖公九年夏會於葵丘尋盟且修好禮也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胙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于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

臣若水通曰周室東遷綱常淪斁以天子而下堂見

諸侯則君臣之禮壞也極矣葵丘之會尊王之義著而三綱賴以不墜宰孔一言幾敗大事矣桓公卒能尊天顔以就下拜而天地冠屨之大義明此桓公之所以為霸主也歟

僖公二十八年冬會於温是會也晉侯名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名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

臣若水通曰君臣者天地冠屨之大義不可得而犯

也且桓文所恃以服諸侯成功伐者非尊君之義乎晉文方平衛許之訟乃遽名見天子其與齊桓固請下拜天子之賜者何如邪故曰齊桓公正而不譎晉文公譎而不正

定公四年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與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為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

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場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絶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

臣若水通曰包胥興楚之心猶伍員報楚之心也包胥之興楚也為君伍員之報楚也為親為親者孝為

君者忠皆不忘所天者也後之為子者有伍員之孝其為臣必有包胥之忠矣經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其二子之謂乎

國語周語劉康公曰臣聞之為臣必臣為君必君寬肅宣惠君也敬恪恭儉臣也寛所以保本也肅所以濟時也宣所以施教也惠所以和民也本有保則必固時動而濟則無敗功教施而宣則徧惠以和民則阜若本固而功成施徧而民阜乃可以長保民矣其何事不徹敬

所以承命也恪所以守業也恭所以給事也儉所以足用也以敬承命則不違以恪守業則不懈以恭給事則寛於死以儉足用則遠於憂若承命不違守業不懈寛於死而遠於憂則可以上下無隙矣其何任不堪上任事而徹下能堪其任所以為令聞長世也

臣若水通曰劉畿内之國康公正卿王季子也上下君臣也隙瑕舋也君君臣臣則上下交而為泰則德業成矣劉康公其知道乎夫寛肅宣惠君之道也敬

恪恭儉臣之道也知所使事則上事無不徹下任無不堪矣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其可不法康公之言乎

魯語魯饑臧文仲言於莊公曰今國病矣君盍以名器請糴辰也備卿辰請如齊公使往從者曰君不命吾子吾子請之其為選事乎文仲曰賢者急病而讓夷居官者當事不避難在位者恤民之患是以國家無違今我不如齊非急病也在上不恤下居官而惰非事君也文

仲以鬯圭與玉磬如齊告糴

臣若水通曰莊公魯桓公之子同也臧文仲魯大夫名辰告請也選事自選擇其執事也夷平也無違無相違狠也鬯圭祼鬯之圭長尺二寸有瓚以祀廟玉磬鳴璆也夫國病則主憂主憂則臣辱相視一體者也故人君者頼臣之力以宏濟於艱難人臣者濟君之艱以急國家之難而安其民者也此臧文仲事不辭難可謂能事君矣

魯語宣公夏濫於泗淵里革斷其罟而棄之曰今魚方別孕不教魚長又行網罟貪無藝也公聞之曰吾過而里革匡我不亦善乎是良罟也為我得法使有司藏之使吾無忘諗師存侍曰藏罟不如置里革於側之不忘也

臣若水通曰宣公魯文公之子倭也濫漬也漬罟於泗水之淵以取魚也泗在魯城北罟網也別別於雄而懷子也藝極也良善也諗告也師樂師存名也古

之忠臣不從君之欲而引之於志仁古之明君不徒
從臣之言而貴於改過魯宣濫於泗淵而里革斷罟
公命藏之則君明臣直兩得之矣使若置里革於側
其所拾遺補過顧不多歟有天下者能師宣公無忘
之心必近忠直之臣其為盛德大業可量也哉
晉語寺人勃鞮曰事君不貳是謂臣好惡不易是謂
君君臣臣是謂明訓明訓能終民之主也
臣若水通曰勃鞮寺人披也訓教也夫人臣之事君

也不貳其心人君之使臣也不阿其好惡君臣各盡其心而其道盡矣寺人勃鞮雖不足道然其所稱亦有格言矣君子其勿以人而廢言哉

晉語夙沙釐曰臣委質於翟之鼓未委質於晉之鼓也臣聞之委質為臣無有二心委質而策死古之法也君有烈名臣無畔質敢即私利以煩司寇而亂舊法其若不虞何穆子嘆而謂其左右曰吾何德之務而有是臣也乃使行既獻言於頃公與鼓子田於河陰使夙沙釐

相之

臣若水通曰夙沙釐姓名鼓子之臣也鼓本屬翟令為晉所取也策死謂書名於策必死其事也烈明也無畔質示必死也若夙沙釐之於鼓子可謂忠於事君而穆子之於夙沙釐可謂明於使臣矣後之為臣者當以夙沙釐為法為君者當以穆子之告頃公為法

晉語趙簡子曰夫事君者諫過而賞善薦可而替不獻

能而進賢擇才而薦之朝夕誦善敗而納之道之以文行之以順勸之以力致之以死聽則進不則退

臣若水通曰諫過匡救其惡也賞善將順其美也薦進也替去也死死其難也夫匡惡而順美選賢而薦才道文行效死力知進退簡子論事君之道盡矣真可以為萬世人臣之龜鑑歟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趙襄子漆智伯之頭以為飲器智伯之臣豫讓欲為之報讐乃詐為刑人挾匕首入襄子

宮中塗廁襄子如廁心動索之獲豫讓左右欲殺之襄子曰義士也吾謹避之爾乃舍之讓又漆身為癩吞炭為啞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其友識之為之泣曰以子之才臣事趙孟必得近幸子乃為所欲為顧不易邪何乃自苦如此讓曰不可既以委質為臣而又求殺之是二心也凡吾所為者極難爾然所以為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懷二心也襄子出豫讓伏於橋下襄子至橋馬驚索之得豫讓遂殺之

臣若水通曰豫讓出百死以圖為智伯報讐事雖不成而不以生死存亡貳其心又不肯委質而求逞志若豫讓可以為社稷之臣矣襄子始以其為義士而謹避之終不能不殺之則何以使人臣之盡忠邪然而以衆人國士之遇而異其報則何自待之不厚矣

周赧王三十一年樂毅聞畫邑人王蠋賢令軍中環畫邑三十里無入使人請蠋蠋謝不往燕人曰不來吾且屠邑蠋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齊王不用吾

諫故退而耕於野國破君亡吾不能存而又欲刼之以
兵吾與其不義而生不若死遂經其頸而死
臣若水通曰王蠋之死不事二君之志明矣而所以
致之者毅也方其初也以禮聘之至再至三而不起
則就其廬而訪焉可也何至不来且屠邑哉封墓之
舉亦為徒然矣臣愚於毅不能無憾焉
漢高帝六年項羽已滅田横懼誅與其徒五百餘人入
居海島中帝恐其為亂乃使人赦横罪而召之曰横来

大者王小者侯不來且舉兵加誅横乃與其客二人乘傳詣洛陽未至三十里自殺帝拜其二客為都尉以王禮葬之横既葬二客穿其冢傍皆自刎下從之帝聞之大驚聞其餘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則聞横死亦皆自殺

臣若水通曰二客以不貳心於横而自刎以死則生平之所以事其主者將無所不盡其忠矣田横致二客五百人之從已以死則平日之所以恩禮結之者

亦將無所不盡其誠矣可以為後世上下之法也已

漢文帝六年賈誼曰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為等列内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主乎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

有賜死而無戮辱是以黥劓之罪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

臣若水通曰人君之使臣謹以擇之於初誠以任之於後因其德而爵之朝無非德之大夫也故禮刑不上大夫誼欲文帝禮大臣而有賜死而無戮辱之言過矣葢未知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卑踰尊踈踰戚尚不可不謹况加刑乎啟人君賜死之非者必自斯言矣

漢武帝天漢元年蘇武使匈奴單于使衛律召武欲降之律謂武曰律前負漢歸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擁衆數萬馬畜彌山富貴如此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草野誰復知之武不應律曰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武罵律曰汝為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為降虜於蠻夷何以汝為見律知武終不可脅白單于單于乃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卧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徙武北

海上使牧羝曰羝乳乃得歸別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所

臣若水通曰蘇武之為人臣孤忠大節可與日月爭光有補於天地冠履之大義其功德茂矣夫何還自匈奴拜為典屬國賜錢田宅而竟不聞以處公卿之位則宣帝使臣之道可知矣

漢宣帝元康二年丙吉為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孫遭遇吉絕口不道前恩故朝廷莫能明其功也會掖庭宮婢

自陳嘗有阿保之功辭引使者丙吉知狀上親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上大賢之

臣若水通曰書曰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争功丙吉以之此宣帝所以益賢之也雖然臣子之身皆君父之身所能為者乃可盡分爾何伐之有然則吉之義可以愧天下後世貪薄之夫之矜伐者矣

漢成帝元延元年槐里令朱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

臣願賜尚方斬馬劒斬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逄比干遊於地下足矣御史遂將雲去左將軍辛慶忌免冠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使其言是不可誅使其言非固當容之上意解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

臣若水通曰朱雲位卑而言高所以取罪然其心實

痛禹之邪佞一時近臣無言者故發憤如此然其事上不欺之忠固出於廷臣之上矣成帝始怒欲誅之及悟戒勿易檻以旌其直可謂能補過者哉

漢孺子嬰初始三年王莽遣使者奉璽書印綬迎龔勝勝稱病篤使者以印綬就加勝身勝輙推不受謂門人高暉等曰吾受漢家厚恩無以報今老矣誼豈以一身事二姓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而死

臣若水通曰龔勝不受莽之印綬而繼之以死人臣

不貳之忠盡矣至云吾受漢家厚恩無以報是又足以愧莽賊之心歟然則後世人君之待臣可不以恩禮耶

格物通卷四十四